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前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編修臣汪　鏞

謄録監生臣王　錦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前集卷十八

明　邵寶　撰

誌銘十三首

明故亞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加俸一級

郭君墓碣銘

君諱緒字繼業姓郭氏開封之太康人其先蓋出周虢叔遠莫可考已其居太康則元季時開封通判佑之子二翁始二翁子曾國初爲御史臺治書子在豐行苑馬

寺監正子浩娶王氏生子果六歲而浩卒王刑部郎中傑女也寡居守節育果以長歷六十餘年以貞節旌果娶楊氏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君生七年父母繼沒祖母王復撫教之君幼端簡沉默提學憲副劉先生昌見而奇之進爲邑庠生君遂勤苦自勵閉户不出遇歲歉嘗以所得廩米分給族人與人接莊不可犯成化庚子舉于鄉明年辛丑連得進士觀工部政有事楚府能禮却物餽楚王賢之既而授户部湖廣司主事嘗督運銀二

十萬兩于陜西旣給軍而主者以羡告君曰羡以正支法也歸之藩司弘治戊申陞署員外郎葢於是監水次倉者再監馬坊倉者一皆有善聞癸丑實授員外郎時宣府缺總儲郎中尚書山陽葉公言于吏部疏君名請陞署郎中奉璽書以往宣府諸鎮歲用粮草不下數百餘萬每招商則奸豪風聚時有持都臺㫖書謁者君叱不得售甲寅實授郎中歸涖江西司戊午陞雲南布政司左叅議雲南去京師萬餘里君中州人僉謂非宜君

曰分也過家置妻子獨行抵任日事事不弛鶴慶地山水暴發漂流廬寨君見途號者哺之野暴者瘗之民謂君仁大理蒙化諸土官侵賦銀數萬葢久且隱君訪而追之其分守所至克殄久叛巨盜楊才輩數十人民謂君義且勇先是迤西有夷曰思六越金沙江界據地若干里積二十年拒不受撫至辛酉歲勢益猖獗鎮廵合議以勦請事下公卿議撫之便孝廟重用兵從之有詔簡藩臬貞毅臣以往乃以君與按察曹副使玉同行旬

餘抵金齒於是盧黍將和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官持檄往者皆被留不報盧還軍至千崖遇君語其故且戒勿迫君曰吾受國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昔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還況此夷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君曰蘇君以黑髮去髮白而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君正色不答是日曹有疾君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巖突不可騎乃斬荊徒步繩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戞都土官以象輿來

君乘之上霧下沙晦淖迷躓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君芟以次手為檄遣官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即發夷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持長槊勁弩露機刀環之數重有譯者泣走報曰賊刻日且焚殺柰何从此君曰爾譯雖微者亦世受國恩不以死報乃為間邪因拔所佩劒指示曰明日我渡江敢復言者斬衆皆股慄君因賦詩見志思六既見檄諭禍福明甚又聞君

志決即遣其酋長數輩來請聽令及餽土物供具君悉
却去乃奉宣勑榜且與語云云大畧先叙其勞次伸其
究然後責其叛罪思六等聞之皆俯伏泣下請歸侵地
君曰此固我聖天子意也宣言許之皆稽首稱萬歲歡
聲動地因詰盧叅將先所使人出以歸君盧曹得君報
馳至則已撤兵歸地受緬書矣是夏五月君歸至會城
鎮廵以下皆極稱與或謂君曰君豈令公後邪何深入
夷中而簡易如此鎮廵以狀聞詔予奏事者官一級餘

功伺衆以録僉謂君且有殊擢越三年君考六年績道
陞四川督儲叅政蜀財賦弊最天下君至甫一歲漸克
濟用松建為蜀極邊内地轉輸勞苦備至率數石而致
一石君建議歲賫米價銀往令以半糴而存其半貴則
米賤則銀惟時酌給省費而便行之果然又一年正德
丙寅始以雲南功加君俸一級丁卯君進萬壽表至京
師因請致仕歸明年戊辰六月十有八日以疾卒距其
生正統乙丑六月七日年六十有四配彭氏湖廣布政

司都事頤之女累封宜人子四人長存心義官先卒次存恕邑庠生次存志次存性女一適士人耿希龍孫男二承仕承美女三君所為詩有學吟稿撫夷録藏於家君忠確簡儉孚於家達於政予以同官故知之久矣而臨事不避意氣壯偉復有如金沙之行者古稱士者使不辱命非君謂邪存恕手録所聞於君者為狀躬至京師請予銘及予南歸屢以書速焉予故最君行為銘而序以先之俾歸刻諸碣君葬太康城西北壩王臺之陽

去祖塋一里而近存志廬其側者三年哭泣之哀聞者感動銘曰偲偲郭君允維國士自司徒屬遠佐藩使天子聖明夷乃爾負叶恃其險頑越我江涘維君承詔往問疆事叶君拜稽首有死無貳叶君行孔艱叶澤左茅前叶胡逆不順彼夷亦人朝聞君言暮歸我地後不令如無能此濟大哉天威敢貪以功君歸自南兩卒一乘叶稍遷而西亟歸以東老請未幾遽告寢終廬焉銘焉維君有子廬卧三年銘走千里孝以顯忠子子臣臣我

詞于碣以慰九原叶

秦恭人沈氏墓誌銘

秦恭人沈氏故江西右布政使中齋公之配初封安人再封至令號後中齋公卒若干年其子鋭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啓公兆合葬焉乃述其行請予銘按沈之先出烏程至宋逸士遇始徙無錫代有顯人恭人之父曰澤號順菴娶宋後諸趙氏實生恭人長而歸公公之先自其父封中憲大夫武昌知府修敬公上至宋少游

先生凡若干世中憲公以文行望州里與順菴世契故知恭人而聘焉恭人事公由邑庠生領畿薦登進士第歷官南京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武昌建昌知府福建叅政終令官凡若干年葢勤儉敬慎如一日在南京嘗請于公迎其舅中憲公暨姑殷安人養于官愛敬兼致比守武昌以江湖險遠遂辭公而自奉以歸率二娣盡婦事時公踰四十未有子恭人置妾數人俾侍公公朝覲還恭人乃育殷恭人疾恭人憂形於色其喪也戚甚

至毀既葬而公之建昌恭人謂建昌山水郡適協中憲公雅好乃復迎養如南京凡百供具恭人實承之公至福建十八日而疾作尋遷江西奉萬壽表于途疾復作遂歸於是中憲公老而康公與二弟日侍側以文字侑觴豆恭人在中饋猶新婦時也既而中憲公卒公繼之恭人以其子行事無違禮中憲公葬龍山地狹乃卜惠山聽松為新阡今墓是也恭人義以處恩親親疏疏各當其則順奄無後歲春秋墓祭後必及焉其教諸女得

古女則每舉賢孝事諭而歆之居常以朴素自將非大節令不敢御命服敝衣必綴羙饌必藏恬愉静重譬之丈夫類有德君子其諸家政綜理周密又類有材局者越七十而齒髮如壯至是一疾不起壽七十有四子男一人即銳邑庠生娶山東叅政吳郡毛貞甫女女五人壻錢稷陸含章過轅楊金華胡端含章故詹事治齋公簡子金進士佾和子孫男三濂聘盛武臣女汶聘子女漢聘四川布政使熊良佐孫女宣聖裔孫孔氏出也銘曰

婦以夫貴賢不以夫賢以夫顯爰有令圖令圖如何為家作式夭壽嘉貞允也弗斁方伯軒軒恭人閑閑與與翼翼庭無譁言維山有松風遠孔肅我銘恭人告我邦族

處士西園公墓誌銘

處士西園公於實為從叔父曰寶從仕中外公家居實長族人邑大夫聞有負公租者欲為督之公辭以義比歲荒當免稅命多具數公辭以法鄉飲酒禮請賓焉公

辭以德上官至謝不敢見有强之見者曰珍重父老有何云則對曰某老矣幸有從子為國驅馳某與子若孫采山釣水歌誦詩書不啻足矣何云之有曰是嚚嚚者無乃為矯歟曰某野人不知矯亦不能也其人敬謝鄉人愈益重公寶方侍公以免家慮而公忽不起矣蓋正德四年十一月五日也於是寶方休致歸訃聞于途慟哭之餘既以不與飲為恨而猶幸葬之及會也昔寶幼學時公嘗慷慨執寶手曰吾祖積德乆而令得汝汝將

何以副之實謹謝不敏退而感奮蓋爲敎甚厚令且老矣而猶夫人也每以是媿公公之葬也非實爲銘而誰爲之邪公幼頴敏依其舅氏於閶江從李絅菴先生學博洽書史能爲啓劄詩詞既而補邑庠生終歲謝去而讀誦如故對賔客道古今事亹亹不已至究其悉皆出諸胸中未嘗剿一語於人性尚簡朴偉貌長軀巾葛衣布乘小舟過山郭瓢飲缶歌或笑其陋公若弗聞也間當輸料京師或欲代行將不利於公公毅然挾一童竟

往往數月畢事還因得歷覽國都形勝及山川險阻乃益好隱日行田間與野老相周旋居常不飲飲不醉不止當其興發高歌杜子數詩擊節自賞導客和之音調悲壯聞者知其為公也錢希翁先生懷抱古學落落鄉里中公常延致君子樓受敬數年如一日嘗謂其子珠璣曰師非但理會文史凡一言行皆學也汝於希翁當知所事矣其教子業進士先珠次璣皆以事奪乃教其孫烈烈夭始及勳勳靜重有受公深屬焉君子謂公之

教猶古人之學得勿忘勿助之義云公之高祖仲容府君寶五世祖也國初以試知州歷刑曹事曾祖伯完祖公禮父廷章三府君皆有隱行廷章號静菴未老而病公為幹蠱以振其家卒而禮葬事母吳安人能忠養母年七十公盛燕畢數日而卒葬之如其父至是公病遺命儉葬無事佛且申古人家于喪之戒蓋素志也公諱濂字惟澄晚號西園逸民壽六十七配過氏宋徐王郡馬孟玉後子二人即珠璣孫四人烈蚤世勲熊熙卒之

明年庚午十二月甚日珠璣穆卜吉葬公聽松先塋從靜菴公兆塾賓周君仲章既狀其事寶乃恭考而為銘曰壺觴在右琴瑟在左嘐嘐古人何有於我晚學為圃手不釋書登高放歌微醉之餘丘園是甘不至傴室身無事勞心有德逸生曰逸民沒書于碑凡百鄉人敬而觀之

故東畊翁配過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過氏吾母太淑人長姊也過在宋有徐王郡馬

曰孟玉者自汴來居于錫歷元至國朝為鄉巨族我外祖時明府君尤稱樸厚配周孺人生孺人笄而歸楊氏為東畊翁配東畊諱旻字日初輸粟受仕服先孺人三年卒其葬也寳實為誌孺人之行蓋附令將啟而合葬其子槩等復以誌屬寳孺人於寳為從母幼撫長訓有母德焉悲慟之餘謹掇前誌所未及者序而刻之初孺人在室端慧恭謹識字知道理為父母鍾愛歸楊時資裝之盛甲它族孺人不以驕於是楊方中衰孺人實相

東畊克復故業東畊好賔客孺人曲承之曰茗則茗曰饌則饌曰醴則醴甚至先意從事葢數十年如一日比其子知學朋游日廣孺人館而禮焉如初子長有孫其為禮也不衰周孺人老而好談孺人每迎養于家輙致里媪日與周旋葢其性篤於孝如此女適成氏者寡而無居孺人曰盍我焉歸既而曰盍鄰於我遂遷而鄰焉識者謂之知義其恒事不書亦不勝書也孺人卒於正德辛未四月二十有五日距其生宣德乙卯七月二日

為壽七十有七子男二人長即槩義官娶過氏繼趙氏次楷娶殷氏女一適成瓚孫男二淮邑庠生娶高氏汴聘過氏女四人長歸邑庠生莫同次歸陸術次聘于張琳次聘于朱遷墓在龍山河滸之原以壬申十月四日葬銘曰夫幹父蠱婦作家貞施于孫子永享厥成後有顯者於是乎徵之

明故戶部郎中致仕進階中議大夫郝君墓誌銘

成化丁未予在河南始識郝君世瞻因得其歷履繼讀其所謂流芳集者於其世系葢盡得之及入戶部追檢故籍又得君治行之畧於是自徵前聞不誣幸君未老尚可起而凶問至矣予方悼君而其子文寀奉翰林典籍夏君狀來以銘請予不得辭也君諱晃字世瞻舉天順庚辰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丁內艱服闋改戶部進員外郎郎中前後若干年以父工部公老移疾歸養又五年遂乞致仕用詔恩進階中議大夫初君既分俸以

有弟例不得終養故用疾告及致仕年纔四十有七人皆風君再出而君固泊然終身嘗曰吾家自校書府君學于元中丞馬公得其指授儒業相承至于今舊矣其忍弗繼乃修治先塋申祠堂禮式又編刻遺文為流芳集以傳一時諸子感發向學者輩出君力行仁厚撫二幼弟成長讓以故業且悉所有周其姻族凡值大饑者一中饑者三皆免於病人謂君有餘政焉嘗為集賢廳以延賓客燕坐終日而無怠容或選勝登臨壺觴自隨

風致散逸若不知有家累者子昔所得悉與夏𤣥合君在户部稽閲精勤經畫通敏三考三最成化間嘗奉勑督漕北河及省賑畿内諸郡所至有聲最後督運遼東軍儲尤著風力其所建白論救荒論流民論邊備疏凡五上事凡若干條皆切時宜多見施行君治行夏𤣥所列在故籍可考也君為汝寧光州望族系出元文忠公經傳三世有諱興者元樞密院檢書郎為君曾祖祖仲賢贈兵部右侍郎父璜以進士累官南京工部左侍郎

母某氏累封淑人君配張氏福建叅議雄之女累封宜人子男三長文宇義授承事郎次即文寀州學生次文容光山縣學生女九嫁者六壻為州學生舒敏德史臣盧鳳羽林衛指揮使高澤安陸州吏目徐渭義官胡士竒未嫁者三張芳熊美陳某其壻也孫男五鑄鏡鏞鈞銑女二君壽六十有二卒於弘治戊午十二月五日明年三月某日葬州城東謝靈橋西先塋之次君嘗至工部公墓下拜且哭已謂文寀曰它日植松柏當如此明

曰君卒夏狀云銘曰不終于官終養于親孰謂能子而不能臣觀仕于初可以要久用養效勞寧不兼有浮光之墟從先大夫所未畢者貽厥後圖沒而有知公其慰夫

大明唐府蓬萊郡主墓碣銘

予昔為許嘗聞唐府蓬萊郡主儀賓莊君之賢于豫山先生張君文粹時君方為裕州諸生厥既成禮而賢益彰於予有文字之交焉頃以主卒且葬請表于予予讀

令南京戸部左侍郎前國子祭酒王公㒦之銘及君所自為蓋文而重歎夫主之賢也顧病餘荒落未能執筆以書而君請益勤乃最王誌之所書者而詩之俾篆于碣其詩曰古有女則方策以陳隮自貴富不自賤貧惟古之志婉婉令人婉婉令人唐王之女帝有殊恩錫郡作主有養克孝有祀克撫有瑟有琴關雎之風亦有書數以佐女紅歲朝月謁誕慶忌哭王曰賢哉維古貞淑二十九年抱疾以終國賓哀慟上慼睿衷厥葬疇銘國

子祭酒載徵表詞我則何有墓前有石嘉號以題終古是圖刻我銘詩

仲父怡間府君墓誌銘

怡間府君先考贈奉直大夫許州知州純和公之弟其母為吾祖母楊孺人其所生母曰許侍吾祖考三益公生府君九年而公卒又八年娶于朱朱吾曾祖母族也於是寶既孤學且仕凡二十餘年府君亦四遷厥居乃復于故中以朱喪再娶方氏年五十九卒正德改元正

月七日也實以浙憲之命得過家視含焉朱兆侵於鄰故終喪而未克葬今寶還自京師侵地復歸乃與其子實卜今年八月一日厝於先塋祔位禮也惟府君承世德後性坦逸不事事家雖屢空惟用酒自慰然習見内外家法恒自矜重小弗如意輒發激昂語竟亦無他故鄉之君子為之號曰怡閒云府君諱潤其字惟澤子一人即實一女許嫁談其俱方出吾卬世系具世諜兹不敘銘曰泝而上世盛德盛有衰此其極過知仁詘乃信

慶惡在後之人

成世華妻楊氏墓誌銘

楊氏年二十三歸永康丞成君之仲子世華為繼室十有八年而寡又十有八年以疾卒年五十八世華前室之子二伯瀚仲浩浩後其伯父世榮世榮世華繼亡而家衰二子各依其婦黨以居楊一子不育有一女幼既除喪或謂楊盍就子居乎楊曰子可從也婦之黨不可依也然則莫若從父曰父可從也夫之宗不可廢也迺

僦其父之鄰之屋獨與一老嫗居歳時設世華主奠酒饌哭盡哀名姻戚餕以為常有訪舊者必之楊榛棋之問不缺女長贅孟氏子偘為壻乃益修整為内外規而令巳矣楊具四徳而徳容雅著初寡時有欲奪其志者用間探其意知不可乃巳久之貞閒益起君子謂貞而存宗於女節為難世華屬纊未諒楊之終僅以田百畆贍焉令用以葬葬之日為卒之又明年十有一月甲申墓在龍山之原從世華兆楊父東岍翁諱旻字日初母

過氏宋徐王郡馬孟玉後予母太淑人姊也銘曰慎厥從以存厥宗維貞始終吁嗟楊乎其起於紀叔姬之風乎

卲烈壙誌銘

烈吾從父西園翁之孫翁二子伯曰珠字國臣仲曰璣字國政國臣娶于王四十未有子國政娶過氏乃生烈翁命後之烈丰姿秀爽而性尤沉静年十二入邑庠為附學生越七年既加冠益知向學游于南沙莫君之館

師其族叔祖平野君日課有進不數月忽暴病以歿正德丙寅六月廿二日也年止十九論者謂巫誣醫誤雖然亦其命也夫烈冠時予為制字曰以楊聘今黎平太守企齋張公之女將歸焉而不及遂烏乎悲哉西園翁卜地南塘九里鋪北以卒之年十月十六日以長殤葬禮也予在浙始聞烈病亟使人問焉至則屬纊矣既得訃予哭之慟令其葬也為銘俾刻之銘曰世德之家宜蕃厥孫烈乃殤矣異于前聞匪聞則謬數也莫究巫邪

醫邪子誰咎邪

萊陽于婦高氏貞烈碑銘 并序

辛未之盜起自霸州奔突于近藩歲十一月東至萊陽大肆焚戮于婦高氏以不受汙及其幼兒皆被殺當是時吏以威屈士民以脅從婦若女以偪辱者往往是也雖然吏以守死士民以敵死婦若女以拒死者亦時有之高氏其一也於是予兼憲節視漕師河上每得之傳報則嘆以為三綱為國之本今當倉卒流離而其不可

解於人心者乃如此盜其不足平也矣盜其不足平也
矣既而盜平御史具死者名以聞禮官請上命吏有贈
有蔭士民有卹有復婦若女有旌有祠具著之令比子
南歸見吾邑丞于世用與之道其故則知高爲世用之
妻蓋其所以刑之者素矣既而世用以祠成請文于碑
乃爲叙次其事繫之以詩詩曰高哉于門爲貞烈作帝
渙大號顧是旡作貞烈謂誰于戾之婦保身如玉乃罹
刀斧刀斧可加身不可辱呱呱者兒臨刃以哭賊有甘

言繼以甚戚我心匪石百折不墮賊也我仇死實吾所須臾苟生義則不可御史上疏貞烈是嘉百寮傾聽帝曰洛嗟國有舊章司存宗伯厥典弗殊昌揚以白既作之門復建之祠往來聚觀以歲以旹妻道如臣夫道如父鼎立三綱匪今自古新門在閭新祠在里我銘在碑傳者國史

明贈承德郎南京户部主事陳君墓碣銘

贈承德郎南京户部主事陳君以弘治辛亥卒其明年

壬子葬其配葉氏祔越十有七年乙丑其子墀舉進士又七年正德辛未墀歷東莞知縣遷南京戶部主事以詔恩贈君如其官階葉氏贈安人墀始請于南京國子祭酒王先生思獻誌而納諸墓焉至是以題名之碣未有所刻則來請文按王誌君諱燿字文政别號果菴陳其氏福之閩人世以文學顯祖週以其子貴封監察御史父叔剛以御史與修宣廟實錄陞翰林侍讀其伯子煒累官浙江左布政使其季君也侍讀公卒時君方三

歲嫡母林氏暨生母林氏鞠育以長從長樂陳思懋氏
受春秋爲舉子業於是布政君方仕于朝君獨侍母居
業以弗卒君内承母歡外理家事歲時祭祀外慶弔往
復周致而裕且能推所有以周姻族之貧者母病肺喘
君躬進湯藥惟謹比卒哀以襄事時布政君以江西按
察使奔喪歸里有産奪于閭右者將謀以歸之君曰彼
力奪而産吾乘而利焉其與幾何吾不是義吾兄其受
諸尋復諭閭右俾還所奪有行戍者暴死於逆旅具黨

誣其主人無以自白君曰寃哉寃哉吾目擊焉而不為之白誰為之白者乃以其情告諸部使者不卒誣而去君素溫厚端慤見者知為德人而義激於衷是非明斷乃有如此者家故以貲長賦其里里中十年更籍君以其官令與焉戶而平之衆謂之允晩以家指日蕃布政君命之析君從之謂兄廉於官弟敢以分弗讓讓而后取率損其分焉篤敎于塒塒舉于鄉而屢不利禮部君曰學也何尤比成名而君卒知者惜之君為別墅於義

江之滸時與諸能詩者觴詠其中令其鄉傳野航漁唱集者其詩也君壽五十四有子一人即塀令為南京戶部署郎中女子二人長歸林錠次林廷植孫男二朝銓朝錧女二曾孫男一邦源君墓閩藍利石人山之原葉安人祔而碣不書禮也安人與君同邑其祖其嘗為南海簿父其母其氏其歸陳逮事二姑及佐君襄其大事其卒先君六年年五十詳具內翰董君文玉所為誌銘曰卒以士葬以士銘以贈官維君有子子有令圖上施

不孤其始自今贈以大夫表以大夫君有恒德我銘不誣

明故奉政大夫贛州府同知張君墓誌銘

君諱瓛字孔圭自號慎菴姓張氏其先河北人在中唐有曰文昭者徙中州至宋南渡時有諱晟者以直秘書扈從遂家建安之南村晟以上世有顯仕元末有諱信者以避寇遷浦城縣南既而卜築回龍山陽令所居是也信子子榮生永永沉邃偉特博通書史國初有司兩

以隱逸應詔皆不就其卒也楊文敏公銘焉子四人長善舉永樂辛丑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其季晃娶于其生君君幼警敏隱逸公命監察公教之十有一年游邑庠即問聖賢行已之要于師師異而禮之弱冠應鄉試年二十七貢而升諸禮部卒業南雍成化庚子舉應天高第又屢不利禮部丁未試吏部簡授江西贛州府推官時汀韶冦大侵贛境因以饑疫民死徙殆盡君持檄走諸邑治其溝城存徠周卹以全其人瑞金石城二縣故

無城城自君始當是時君力為規勸且屢請發帑於上語甚切至蓋活者數萬人既又重逃復之典權婚嫁之宜申掩埋之令稽古荒政而加敏惠焉其治刑尤加意疑獄他郡獄未具者亦多移蒞於君有俠民金伸誣告死罪轉引二十餘人獄死者過半君得其情亟白于録囚使者釋其未死者七人君在官前後平反死刑四十餘人雪流以下者不可勝紀九載秩滿會顫鈌同知遂以擢君君職清戎清戎其御史方以苛察繩下虐及無

辜君抗言無隱情屢見牴𢙣顧既而嘆曰吾不能殃民以奉人而靦顔於位退不猶愈乎即移疾請致其事疏發三日遂行於是君苦煩熱舟行至廬陵病病七日不起弘治己未七月十有六日也君性孝友以禄不逮父養養母曽氏甚謹與諸兄處愛不忘覩自奉約而急於周人外重内剛不以佞奪而理棼修墜衆以為難君裕如也嘗集古格言為世訓一卷所著詩文有慎菴小稿六卷錦江雜咏四卷藏于家君生正統丙寅正月三日

卒時年五十四娶蘇氏繼彭氏子男六人長桂次椳次鳳次鵾次鵬次鶴鵰辛未進士令為户部主事君墓在邑城西綿溪之原葬以卒之明年壬戌四月二日于今十有四年矣而銘石尚虛鵬以予與君同應天舉手録君行泣拜以請予已酉歳視學至贛贛之人尚有道君遺事者於鵬所述葢符焉銘曰南閩之彦舉于南畿有官佐郡頽圯是治九載當最即遷乃倅曾幾何時一辭以退用未盡君君志則遂其所未遂有子以承廷揚署

列嘉績用成君有遺德於是乎徵我刻兹銘

葛菴俞先生壙銘

孝大志養先生以之曽閔遐矣先生我師彼士衣冠謂義而利先生介如進德有地豈不願忠吾養未終再輟仕籍式歸于東昔在陽城用孝為教微城猶興學古之效古有謨訓曰書春秋孰弗章句鮮為道謀經序蒸乂傅稱錫類先生終身聖賢與對生事既畢歸全是圖從親九原庶幾慰夫士舉師司義歸禮葬是謂歸全請以

銘壙

容春堂前集卷十八

容春堂前集卷十九

明 邵寶 撰

書簡一十六篇

賀西涯李公加太子太保啓

即日伏惟某官閣下特進師垣再遷卿位三朝養望終聖學於緝熙四海仰成永天休於篤棐坐而論道啓乃沃心揚賡載之風是在今日符夢卜之兆何負斯民某早厠門生晚蒙國士報從雙闕快天日之清明賛乏一

詞恨江湖之踈遠謹具啓奉賀不宣

賀鮑菴吳公進禮部尚書啓

即日伏惟具官閤下德義淵純文章奧雅歐陽修稱韓子異世無今司馬遷聞董生同時有古天假絲綸之重人瞻夔鼎之奇詹尹付一名儒元良攸繫宗伯典三大禮寅直是供鈞軸尤待於秉持宸旒方厪於注矚某幸省門生也遥聞大拜無任欣忭之至謹具啓奉賀不宣

復中丞林公書

伏承巡撫之命甚為地方生靈賀然天下望入輔德久矣而執事又志在道德先江湖而後廊廟吾君吾相必有所處也包孝肅連攻張方平宋郊罷之而代為三司故歐陽公有蹊田奪牛之疏執事奉詔而來與孝肅事不同且言韓公事婉不失實直不妨厚君子之道固如是爾又何疑焉實即日由新喻之安福蓋預集諸生不可中止趨臺之期坐是遲緩萬罪萬罪尊集賜閱為教多矣已録副本詳加校勘容當上呈其原本别差人送

上伏乞檢納他書籍封在院者寶不敢與干冐威尊無任悚慄之至謹奉啓

復李少㕘書

令郎至足見不外但執詞太謙執禮太恭寶方訝其過當不敢當及讀來教乃若以寶有所聞知為能資益於人者寶執書惶悚益不敢當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如寶不肖其於聖賢之道志則有矣而入門進步之方蓋茫乎未之聞也方將就有道而正焉而敢曰師云

哉况令郎天資不凡家學有自固不當在弟子之列也
執事斯文先達吾黨長者乃不以寶之不肖屢加引誨
令郎天瑞又辱與交契之分寳也資其補益多矣然則
執事之子天瑞之弟固吾之友也凡有所聞不敢不告
凡有所告不敢不盡固吾之分也何必曰師曰弟子云
哉是以不避冐越敢因伻旋少致區區非敢飾虚辭於
尊者之前也蓋辭其所當辭任其所當任也執事亮之
所賜一一拜領附此伸謝即日逺行萬惟為國自愛不

宣

上徐中丞先生書

得邸報承執事都憲臺廵撫河南善類幸甚生靈幸甚伏惟執事為政於兹且七年矣凡治下之有識者莫不曰明習典故莫如徐公抗直不阿莫如徐公肯為百姓任怨莫如徐公而所謂清介云者則無間小大邇遠同聲一辭以是翹首企足仰望執事之為廵撫也此非為執事一人計凡以為民耳今既如所望矣旬日之間號

令設施宜必有以大慰斯民之望者李子堅所謂觀聽望深聲名太盛蘇子瞻所謂恩德已厚怨讟易生者願執事留意焉歐陽公知開封所代包孝肅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源懷廵北邊鎮將尼元須與懷少有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懷曰今日是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

檢鎮將罪狀之處耳既而表劾元須呂東萊曰世俗多謂公私不兩立此大不然所行若合道理則公私兩全公不敗事私不傷義夫包公以嚴肅為政未見其為不善而歐陽公乃不肯强其所短以襲其所長況政非包公之政乎源懷劾貪穢之故人東萊猶或非之況故人非若源懷之故人者乎寶愚敢以為執事初政獻焉執事裁之寶也執事之鄉晚進也於執事之榮進而賀之禮也義也然而在治屬則不敢稱賀者分也亦義也區

區之心不能自已乃敢獨為此說以獻門下謂士之所以賛於公卿可也謂後進之所以效於長者亦可也惟勿以冐瀆為罪是幸

復陸大叅書

寶晚生且甚無似誤蒙雅愛欲引之於道德之歸竊自幸甚以為得師策勵之餘思所以少裨盛德者無他有所聞輒以告焉庶幾古人愛助之心為山之喻耳近者僣以書達左右具為事葢亦甚細非有大損益於盛德

也執事聞之即引以為過而要其咎於不主敬屈賜手書諄複不已嗚呼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蓋執事於斯道實用力久是故見之也真見之也真是故應之也速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此誠古人所難令人不論也況若實者而顧自足自欺可不可乎實於是既重嘆服又益有以見得師之實也淯川再見曲承開諭詞色之間益和益謙隨事說理務求要歸此正儒者格致之功著實精切不間人已處非若世之號長厚者陽為受言

而陰拒之也執事乃以為訑訑毋乃自疑太過乎彼固
有間人之言不問是非不考可否一則曰吾過矣二則
曰吾過矣至考其行猶昔焉者真執事之罪人也執事
毋乃自疑太過乎且執事之愛寶也以義寶之敬執事
也亦以義夫然則雖沮拒之叱絶之繼此苟有所間焉
且將盡言以效一得而況深自引過如執事今昔之二
書哉又況洧川之會執事能以寶之一言孜孜講求若
此之鄭重哉且執事嘗曰自段南陽後惟見國賢論議

又曰自一峰後肯不為世俗訣態者惟國賢此書自顧何人而敢當此執事不以為失言而以為愧悔抑又何也執事名高天下文傳士夫澤在郡邑非一日矣所以為國為民為前修為後進者當有所處實嘗謂天下之位不同也職不同也同此位同此職而君子居之若加重焉位若加重職若加重則上之倚之也亦加重下之望之也亦加重論議者待之亦加重紀載者求之亦加重而顧可以尋常自視哉執事畏天憫人檢身慮事其

亦至矣充是心也將何所不至乎事有上下理無上下盡其下則亦可以補上之不足實能之而曰不能執事之德於是為益光矣惟執事上念吾君下念吾民近念天下之口遠念史官之筆務進其重者焉吾黨之幸也老母撫育不肖雖免於世俗之失墜而不能至古人之成立實之罪也比者屢屋乖問且有佳句歐陽之擬尚不敢而又有紫陽之云惶汗惶汗雖然不敢自棄也惟執事毋終棄之狀元文字今特録上望以所咏佳句足

成一章大筆書之懸諸中堂寶也請吾母坐其側跪進一觴而歌之使吾母知寶也見重於大君子如此以是少慰其心而為怡神養氣之助則執事之賜也何如哉狂愚之言萬罪萬罪

與李孟寅書

春間病冗失於款餞負慊負慊即日抵文府起居何如容春之記實惟前輩妙詞先世遺蹟自元李至今百數十年石刻既亾墨本亦鮮雖有傳録未足取信實切恨

之成化辛丑偶與令外舅子才范君同試禮部談及斯文始知原稿尚存約以南還歸我曾未幾時子才下世繼以回禄方自感嘆以為不可復得重吾子孫之恨而去歲仲冬獲覩風采坐談之頃又知斯文重屢收護且辱慨然許以拜賜吾兄體悉人情如此凡在見聞孰不贊服高義况寶與寒族之人宜何如感激也哉兹因甯菴先生家人之便少伸謝臆兼伺再命倘附便人尤望封識完固寶不勝惓惓

答楊杭州簡

前日從史還草草奉謝茲張翱去復附起居艸艸如前日也春寒惟珍愛是祝外祭兩峰文一通煩為致之靈筵炙雞絮酒遠不能具又以勤庖人非不誠於伯髙也餘伺別布

復巡撫朱都憲書

金吳江來辱賜書喻及坊牌寔不肖之光豈特吾族之人欲之吾鄉之人皆欲之但寶念自登第以來為州八

年無一善政比入户曹又二年矣而尸素之咎倍焉安敢勞吾民費公帑以累高明哉魯僖公新作南門春秋特書之説者以為不時韓昭侯作髙門其臣亦以時詘舉嬴為諫夫魯韓之所作者公門也一違乎時且猶不可今吴楚之間疲獘之狀不可枚舉實何人斯能安受此也乎竊惟執事之意蓋或念及荒陋欲假是以寵之使夫有志於事業而墮頽未振如實者皆有所激勸此亦舉措之大致也然歆慕華耀人情皆然實若受而不

辭辭而不能必止繼是以往則有轉相請託以求之者
矣執事將皆從之歟將亦有不從者歟從之者既以為
德不從者則以為怨一德一怨在執事固無與焉其出
於此者則不可不少加念也或謂此一細故夫何傷抑
豈知起士夫之爭益吏民之病者或在此也哉惟執事
俯鑒愚衷亟輟其役則所以愛寶者視一坊之建殆什
伯矣昔傅堯俞知陳師道貧懷金欲為餽聞師道言不
果而去寶雖遠愧師道而執事則堯俞其人也況執事

知實實知執事又非傅陳一日傾蓋之比自分必能見聽以成區區之志用是委曲布之戴天履地决不敢為不情之言以欺執事千萬亮察錢章靖衰廢已久執事一顧加重多矣此公卿下士之美節也謹以為謝實不勝惶悚

與李原道

得手書知愛念之悉賢者學業靜中想大進惟所謂循序致精居敬持志者不可忽耳吾輩老而無成正坐此

病故為賢者告之令伯先生處一緘三紙煩為尋便轉
上餘不一一

與高大尹

寶啓寶聞恒言不稱老人子之道也故古之人有行年
七十而為兒嬉者凡以説親而已寶以母老得請歸養
方懼無以為説敢自壽而稱老為哉適聞執事以賤誕
之日若將有所賜焉者敢預以情告如所聞果然幸為
已之寶也受德宏矣不然是重吾不德也惟執事重圖

焉

答方崑山

承不遠二百里遣人為老母壽感激殊不可勝果脯如數收訖綵段不敢當即附來使返壁幸檢入之尊父母像賛亦附還愛莫揚之深負雅意浮浮記好文字周子行序激昂中見節槩任君奠文體悉中見時務非有抱負者不能為此快讀之餘不覺歛衽也五賢像已到學政録及康齋年譜煩令從者次第檢發餘惟為道愛重

與林鎮江

前日承過訪適出弔於華文光氏聞之亟還則從者行矣平生雅愛知感不淺不特此也郡事勞賢者始必不堪久自有欣然處蓋爲及物之速也伊川作字時甚敬曰即此是學令郡豈作字比哉况可兼學乎吾子亮之

與鄭繼之

正節承書問侑以多儀足感厚意昨雷且雪咎徵如此請無言賀况兹禮也朝署間亦皆告免願弗介懷也至

囑至囑先像當為執筆第須遲之近夫文法于經去俗遠甚足為吾黨增重有便幸先為致謝萬萬頃所須板刻望急圖發來將以近夫所作配焉故也燈節後晴暖為會期未中愛重

奉寄東山先生書

寳自已巳冬由漕運退休南歸庚午再起辛未北上碌碌奔走無時休息久知台候還自甘肅天佑耆德壽康倍常顧未嘗奉只尺之書以承起居雖坐冗廢禮而愧

深矣頃見何子元郎中備聞動履又亟喜慰近者得允侍養家居賴庇粗遣竊念才疎力薄不能為國馳驅而僅以一節自守仰負疇昔之誨然老母衰病舍此無可處者惟高明必我諒也茲因母黨從戍沔陽者便謹此謝不敏往事遠矣近事不敢言來事不可知惟萬萬為斯文加愛不勝至願不宣

復張巡撫書

近者在京遠承教劄感佩不淺寶茲以私養乞歸乃辱

遣使慰勞且令導出撫境此固所願而不敢請者顧不肖何以得此於執事哉銘刻銘刻都祢移山東正當難為之時而一二月間規模經畫已大可觀淹一人以活一方其此謂邪昔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不勝其怨及三年又誦之不勝其德夫子產之政一也而怨德異情何哉久則知之深近則知之淺蓋自古則然矣然方輿人之始誦也不過曰取我衣冠而褚之田疇而伍之云耳初未嘗以私意及子產也即使政或未終而子弟

之誨田疇之殖亦豈損於子産哉江南之人之於明公蓋見子産之始而未見其終者執事於此至勤天日之誓抑自待之過矣且明公才力節槩迥出時輩直道而行不避艱險廟堂之髙江湖之逺豈可謂無知徳如東山公者哉人還布謝兼附區區伏惟亮察不具

容春堂前集卷十九

容春堂前集卷二十

明 邵寶 撰

祭文二十八篇

祭黄丞相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牲醴敬告于漢丞相謚定侯黄公之神曰嗚呼世稱循吏以公為先考厥遺跡在兹頴川世遠千年改名易治吏不知師民不知事某也不肖嘗竊慕公寧使來官祠享弗崇乃廢尼居乃葺乃理

作主棲神人具瞻止玆陳薄奠用告厥成公勿我棄鑒我衷誠尚饗

祭李司徒文

士患無才患無其時遭時而才沛乎厥施匪時曷乘匪才曷稱才不可强時不可幸開闔變通令孰如公公不自有濟以清忠侍御廉訪中丞方伯司馬司徒以佐邦國四朝三紀簡在聖心歷階而升眷注日深肅肅在臺温温在省在漕無譁在邊無警其在卿位不諂以驕民

我為憂國我為勞公惟弗為為罔弗果公惟弗謀謀罔弗可人方不足公才有餘時克用公公克副之天胡不弔疾起倉卒惟君惟臣有始有卒生歸有詔死葬有恩孰謂公亾不亾者存寶也小子領公鄉郡見公愛公公言是訓昔公在朝期待實隆解帶為贈曰汝我同公喪北來望塵慟哭匪直我私悲民無禄今日何日再登公堂我酹一巵以告哀傷

祭惺泉先生文

維年月日門生具官具謹具果脯之奠南望百拜哭祭于故奉訓大夫戶部員外郎惺泉先生陳公之靈曰嗚乎先生何遽止於斯乎先生有表俗之規而不當師帥之任有理人之才而不當剸斷之司雖通融變化少著於會計之地而其經國之畧惠民之術固未嘗得以大施也嗚乎先生何遽止於斯乎雖然先生忠信在鄉閭文雅在朝宁聲名在甲科政蹟在郎署奉使北南所至獲譽使天少假之年則令名臣之錄先生亦可與矣而

況所謂金紫者又何足語邪實也不敏蚤歲執經游于門下雖業在程文然誨迪之餘則惓惓以為己相朞而進取利鈍之言不惟不屑亦所不暇朝漸暮摩日積月化寶雖未足稱於胡公弟子而昔人所謂抗顔為師者先生真能方駕矣既而鄉廷二試皆獲同登朝燕出入無往不承中間領郡於外睽間幾何而書使遠通聲音顔色蓋嘗著於牆而參於衡也比獲同官戶曹自以再侍為悦而先生又使于越矣憶當别時登高臨水跽進

一觴二三賓僚實鑒在傍躍馬追送南望徬徨曷其奈何遽異存亡嗚乎哀哉寶始聞訃為位以哭革帶布袍踰月乃復惟心之喪恒抱於獨嗚乎哀哉莖不臨穴殮不憑棺乾坤茫茫道路漫漫我懷先生心焉悲酸傳家有經繼體有子人云先生死猶不死先生有靈尚慰於此嗚乎尚饗

祭成國公文 為户部諸司同官作

惟公元勲之族舊國之封歷事三朝世濟貞忠亹亹其

勤翼翼其恭罔富在家罔貴在躬昔我先帝知公自衷
乃謂金陵令之鎬豐命公留後詢謀僉同漢隆太傅周
重元戎公拜稽首渡江而東祇謁祖陵退修治功我潢
我圻我兵我農有法以制有量以容武是用戢文是用
崇越我耆耇越我兒童曷德不頌曷令不從愛曰慈父
敬曰宗工天子萬壽惟公有終東郊之政南國之風三
十餘年勿替益隆時勅歲賜申命以庸天明我明天聰
我聰人方庇依天乃隕公公計北來震動九重臨朝慨

然輟其鼓鐘爰議嘉謚爰營幽宮公則無憾斯人之窮

其等情違臨穴神懷折衝薄奠一觴為國興恫

祭張中丞邦鎮文

嗚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古人之言公無愧矣方公東

行疋馬單旌疆埸千里倚公為城公竭心精不少暇逸

衆興則興衆息則息公治于垣圖惟久安垣未克就公

乃蓋棺公有經綸公有節槩公論攸同國史當載唯我

數人辱公相知哀不及文述此哭辭嗚乎尚饗

祭工侍楊公文

維弘治十有三年七月七日江西按察司副使無錫邵寶領勅督學東過淮上奉謁故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楊公墓下謹用隻雞斗酒再拜而奠之曰嗚乎我之別公十有一年公沒公葬我非恝然我懷公德有如長淮滔滔其流日往日來公實知我我奚報公一拜公墓我懷無窮嗚乎尚饗

祭太師謙齋徐公文

維年月日中憲大夫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門生郤寶謹以牲醴庶羞之奠敢敬祭于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左柱國謚文靖謙齋先生徐公之靈曰嗚乎公在館閣四十餘年居台輔者為四之一宅端揆者又十之五其於天下不動聲色而潛回默運大有所補也蓋吾嘗迹公平生而求之往古矣魏公明習房相善謀歐陽好士文正先憂具是數德而持之以坦坦而終之以休休用能上謹其謀猷之入

下善其播告之修故寛而有制天下皆知公之德犯而不校天下皆知公之心至於從容啓迪澤被天下者天下之人未必無知而知之或未能深也寶生也晚幸及見公禮部之舉公實為宗引掖奬誨無所不至而猶自謂有愧於王文端之風此寶所以愛公敬公而終古無窮者也公之南還寶實送之歲月幾何而公至於斯矣嗚乎哀哉别公有賦哭公有詩登堂酹公侑之以辭伏惟尚饗

祭一峰羅先生文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十二月庚午朔越十五日甲中江西提學按察副使常郡邵寶謹具果脯之奠遣永豐縣學教諭某致祭于一峰先生羅公曰我懷一峰三代遺材範我馳驅百儐不回公之議論風飛雷厲公之文章川流岳峙公心何如白日青天綱常一疏君子予馬公高者懷公奇者迹卧雲飡霞漱泉憩石廷儀為鳳郊踣為麟我願執鞭莫起其人凡我敬公實自童子再

拜公堂有淚如水尚饗

謁周朱二先生文

維弘治十有四年六月丁丑朔越二十五日辛丑巡視學校江西按察司副使後學常郡邵寶至白鹿書院敢昭告于道國元公濂溪周先生徽國文公晦庵朱先生道喪千載孰起以承元公其元文公其貞二公之學世方師之迹其講寓實久於斯人以類聚理以言章肆寶忘陋與衆升堂讀公之書尚求公心玆山實髙玆水實

深公如有靈睠茲舊遊惠我光明以永公休謹告

宗儒祠始祔諸儒告周朱二先生文

惟二先生繼起於宋再闢斯文惟茲洞境皆嘗過化學者宗之百世允式祠曰二賢詞若流寓甚非吾人崇重之意再考文公之時實多髙第弟子相從於是而祠無祔位亦為鈌典令擬更祠額為宗儒祠仍設蔡沈以下十四人神位祔于二先生之堂敢用告知然後行事謹告

祔祠祭文

惟諸儒事我文公遠宗我元公嘗至斯院摳趨堂壇義得祔祠今奉主就列謹陳釋菜之儀告于二先生以及勉齋黄先生九峰蔡先生三山陳先生三山林先生洞長張先生宏齋李先生西坡黄先生厚齋馮先生梅坡彭先生桐源胡先生强齋彭先生義卿呂先生月坡呂先生洞正周先生伏惟尚饗

改白鹿先生祠額文

維茲洞之創實維李公洞有公祠報本反始合於禮經顧泛而弗專義則未當其也視學至此敢憚茲一舉哉爰即舊祠祠公于中其諸嘗從事是洞者以代列焉謹告

長至日南安道源書院釋菜周程三先生文

維弘治十有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甲子朔越二十五日戊子按察副使後學無錫邵寶敢昭告于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惟我周先生衡人

也兩程先生洛人也地之相去數千餘里而乃授受於此天作之會中興斯文夫豈偶然之故哉嗚呼仲尼之道天地也否孰泰之仲尼之道日月也晦孰明之三先生之功於是為大矣故凡過化之地莫不慕而祠之况授受伊始如南安者而可後乎慕也愚陋幼學壯仕夙仰止焉令者承乏視學再至茲郡適當陽復之候謹率諸生祭菜祠下嗚呼獨復之難久矣惟三先生尚矜其志而惠相之謹告

寧州謁周濂溪先生祠文

惟公繼絶往聖登我後學為世宗師凡公過化神靈攸睠惟我章逢嘉樹之思寓於庭草實惟秉彛無間遠邇肆𦕈不敏承乏學事行視郡邑謂南安為公傳道之始也於是有書院之葺謂九江為公終焉且葬也於是有祠墓之治有祀守之圖謂南康袁州為公所嘗宦遊也於是有白鹿之奠有宜春之謁仰止高山作我同志非敢為諂茲至寧州覩公遺化如坐光霽焉謹率諸生酌

水薦毛竊附古人祭菜之義惟公不鄙其昭臨之謹告

祭傅文穆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具果脯之奠遣臨江府教授某敬祭于大宗伯體齋先生傅公之靈維公立朝餘三十年鉅人長德時無間然博推詞林精著史局公稱禮闈忠效經幄既陟宗伯復領宮端元良之輔其愼其難大宗載遷僉曰惟允曾未再期而公遽殞嗚呼哀哉寶初登廷公在執事於文字間與我國士公生我知公没我悲

非我私公天下咸思之尚饗

祭丁提學玉夫文

維弘治十有六年歲次癸亥十月某朔十七日某甲子江西按察副使友生無錫邵寳謹遣南昌府學訓導董遵以醴脯之奠致祭于故廣東按察副使吾友補齋丁先生玉夫之靈而哭且言曰嗚呼溺者古之所不弔也玉夫乃死於溺溺其身甚矣舉家溺焉而僅遺其一子水哉水哉何太濫於玉夫也哉吾嘗觀玉夫之平生譬

之於水其瀕於溺者蓋屢矣吾畧言之而玉夫聽焉昔在成化乙巳玉夫以進士官中書嘗因星變疏陳十事先是見素林公以論建寺張後府兼素以救見素先後下獄玉夫危言繼之衆謂或有濡首之凶賴先帝明聖玉夫得無罪此其瀕溺而免者一也玉夫謫普安不便其水土衆謂玉夫濡尾之虞縱不在近亦必在久既而今上即阼移判廣信此其瀕溺而免者二也玉夫在廣信若干年轉知興國又若干年方其勞於州郡吏陵民

梗中遭兩喪貧病憂辱百患備極衣袽之戒蓋兢兢焉而玉夫無恙此其瀕溺而免者三也及今一歲兩轉視學嶺南蓋出險脫危而超於困君子曰三年大國之賞庶其在是而乃真死於溺嗚呼哀哉向也玉夫溺於世途則王三原援之倪文毅援之非為玉夫為天下也今溺於水亡其身以及其家乃無一援之者或謂世途險於山川豈其然哉雖然玉夫之心固不溺也耿耿者存將託神江湖以指天下之迷乎將假澤星漢以潤天下

之枯乎抑將樹靈砥柱以鎮天下之流乎玉夫有知當感於吾言矣西望長江東臨太湖天下之水一也壇位其間玉夫其不夷猶中洲揚靈來即邪彭蠡清波吾聊挹之敬酹玉夫於途耳惠泉一勺傾我心曲尚伺他日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錢希翁文

惟君之學始于庭訓中乃自力闔開横從至晚而極事識其大趣適其真鶴在青田一鳴驚人無懷其心周孔

其夢桓文之事時亦口誦品藻折衷與衆異同侃侃皇皇有國士風野服山巾肆玩寄傲富不可求從吾所好厥或用之備顧叅謀當有徵言明哲所收書變于顏詩變于李楚人之騷亦自成體寶之在校資君實多所不知君人謂我何涣然之亭月來旬往鄙懷區區為君而廣萬卷一堂清晝緑陰君之望我實遠實深表俗經世先義後利手書勤惓心以為識新安之别十有五年僅能再會而君不可延矣嗚呼哀哉凡我欲言筆未能盡

千古之期於我傳信廬山之陽有堂有壇遲君不來江濤夜寒君墳于何湖濱軍帳遠寄一觴酹之黃壤

祭萬菴俞先生文

維年月日門生江西提學按察副使邵寶謹以牲醴之奠遣從弟珠昭告于故長興教諭萬菴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已矣寶不肖樞趨先生之門于今三十年先生教寶精深之義而寶以粗淺負之先生期寶遠大之業而寶以近小負之先生猶不我棄故自諸生至于有禄

未嘗一日不欲激昂而使之前也先生之於寶可謂至焉爾矣惟成化癸卯至弘治壬子十五年間寶於先生三別三見當其見也則不勝喜及其別也又不勝悲情以恩深義以道重無足恠者庚申冬寶領江西之命道經吾鄉而先生在長興不得一見比南行至平望遂日夜兼程走三百里往謁先生先生飲我食我教我如昔至夜分始寐越明日晚乃拜別去執手溪滸各泣不已嗚呼孰謂此別遂為千古之永訣邪自時厥後先生屢

有書示輒以請老為言寶謂長興去錫不遠先生教化方行不宜遽去屢書沮之今年夏聞先生歸自長興賀啓始發繼聞先生疾病方將遣人候問而訃音至矣嗚呼孰謂千古之訣乃在長興之溪滸邪聞訃之日寶視學吉郡有璽書在弗敢位哭悵罔數日哀至淚流幾廢人事聞葬期且迫不得奔走執役謹承治命述事作銘令用附上謹此告哀伏惟先生鑒之尚饗

祭匏菴吳先生文

嗚呼公在天下為文章伯為道義宗冠冕立朝而凡號為士者莫不想慕其風如是者餘三十年而吾人之望猶未窮也嗚呼哀哉寳嘗觀夫世之士其詞其行華常有餘而實則未足流之成風習之成俗膚末紛紛病我耳目不有君子大雅誰屬此寳於公匪直慟吾之私而實為天下哭也論公之大功在史局忠在經筵儲以貞傅制以典傳曰德曰言温乎粹然宋歐陽修漢司馬遷秘閣之上朝夕周旋潛消黙助厥功懋焉蓋不必秉鈞

宅揆而後為專也然聖心眷注終焉罔替既進崇秩復錫嘉謚世禄載頒爰及厥季相古名臣公亦可謂之遭際爾矣寶也甲辰門生也放榜之日公在南宮特舉姓名惟兹一言終身是銘二十餘年幾登公庭與其進也且要其成以淵以裕以介以貞公教厚矣而寶也劣則罔克承海月之菴玉延之亭宛然在望而莫覩儀刑矣此則所謂吾私者而亦天下之情也嗚呼哀哉

祭陳方伯晉菴文

嗚呼公在考功最殿明允雖居郎署衆惟公準公歸省覲玉珮璚琚接其德容儼乎煦如公於典章有意明習亹亹緒言當務之急公忝閩省遹執其衡可可否否列郡仰成公時未老請致其政再而許之公拜休命公在林下十有五年公德如石公心如泉與公寅寮多躋臺閣日夕嘯歌孰與公樂公壽望八有子成童後事既託正寢而終實之知公實自早歲期我者深我是之佩別公赴浙歲月未多訃音忽至傷如之何襄事何時遠莫

能與我懷悠悠如水東注嗚呼哀哉

祭談萊州文

嗚呼秋雲公已矣我實銘公而未盡公公之政行有儒者之風奈何乎施而未終吾斯為斯民惘也乾坤茫茫其奚窮邪公之學老而不已豈惟今之人難之屈指古人如公者幾載觀古人或經以師或史以吏或詞以俳其究也藝孰能窮原貫我道器公則亡矣此吾所以悼焉而至於洟涕也公之德雲我銘斯云誦以奠公九原

其有聞乎嗚呼

謁于肅愍墓文

寶嘗論名臣於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惇君臣之大義章恭毅明國家之大紀于肅愍建社稷之大功皆所謂願為執鞭而不可得者今也守官浙藩實維肅愍公鄉邦謹用酒脯奠于墓下惟公鑒之

祭彭少参文

嗚呼君來幾時而遽去邪君之來也湖南之民謂君必

以敬獄之心為惠民之舉如七八月之間大旱而雨令也不然君之寃氣果何許邪君才則敏君德則清溫溫其恭乃君之情君位于朝下大夫列奉使南畿其聲烈烈君止於斯孰其為之我輩知君曷勝其悲丹旐翩翩南指閩海我酹一觴申以永慨

忠定祠奉安告文

維年月日後學都御史邵寶用古祭菜禮敬告于宋丞相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師謚忠定梁溪先生李公

曰維公閩宗錫產受靈茲泉歌哭釣遊與山周旋我讀公書尚論其世文獻猶存傳狀誌銘君子謂公諸葛其心忠貞宏毅超逸古今維鄉先生沒祭于社我獨懷公作我精舍瞻彼菉竹如將見公秋水春芹有來清風尚饗

祭許兩峰文

嗚呼兩峰其果無聞邪兩峰之間有白者雲飛為君車止為君墳孰得而分所可分者具翰與文其在君也其

餘芬邪昔與君別潮江之濆我心如水日維東奔夫何數月乃遽弔君君歸何時我招君兎兎來孤山清酒在尊

告宋尚書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署郎中崔旻以特羊之儀祭告于前工部尚書宋公之神惟公建議於永樂間堨汶入濟分流北南以成漕渠前後累年乃克有濟功在國家歷代既久傳聞寂寥識者恨之今朝廷用言者専祠般

祀肇舉于茲寳以運舟阻厄承命是圖惟茲南旺淺涸人力孔艱惟公惠顧我漕尚黙相之俾無膠滯我責既逭公亦有永譽哉謹告

代太淑人祭姊文

維正德七年歲次壬申九月壬申朔越二十九日庚子歸卲氏妹封太淑人過氏某謹以柔毛剛鬛之奠遣男戶部左侍郎寳婦封淑人顧氏哭祭于我大姊楊孺人之靈曰嗚呼我姊之壽踰七望八不為少矣然鄉閭親

黨尚有期耋而未艾者姊獨何為不彼如邪昔我孤孀
恃姊如母痛定以思我心惘焉若有所失令吾老矣偕
我子婦歸自宦途而姊乃舍我以去不得朝夕相聚樂
此餘年嗚呼痛哉維我先父母生我男若女兄弟五人
一姊二弟亡歿已久獨與姊垂白在世而居又相邇乃
弗克相與以終嗚呼痛哉惟姊篤念母家壯老一致顧
諸姪未見成立以吾心之戚戚知姊之不瞑也嗚呼痛
哉雖然姊有一女已成貞節二子克家一孫應舉而一

孫將繼之餘皆有歸姊亦可以無憾矣千古永訣在此旬日臨柩悲咽不知所云尚饗

奉安十賢祠祭文

維正德七年歲次壬申十二月某朔越二日某甲子具官某謹以羞醴之奠敢告于劉宋司徒長史湛公挺唐尚書左僕射趙郡李文肅公紳唐隱士陸公羽宋國史編修秦公觀宋御史裏行錢公顗宋無錫縣令焦公千之宋禮部尚書尤文簡公袤元逸士倪公瓚國朝義士張

公[翼]國朝中書舍人王公[紱]曰維諸賢於兹山或没而
葬或生而遊隱顯異迹後先繼休惟昔有祠寂寥未續
令求其人載秩號祝我山既高我泉亦深嗟我懷人如
玉如金春采藻蘋秋薦黍稷其始自今惠我無極尚饗

祭陳平江文

維正德七年歲次壬申二月丙子朔越十有七日癸亥
戸部左侍郎前總督漕運都御史常郡邵寶謹以果脯
之儀致祭于故平江伯陳公之靈曰歲已巳予攝漕兮

公總戎而與俱念轉輸之多艱兮胥夙夜以馳驅時姦宄方搆虐兮遂誣公而及予公遠謫於嶺海兮予退即夫里居居數月維暮春兮公舟道於吾錫舉一觴以相唁兮釋驚悲於疇昔豈後命之弗虞兮猶縱觀於泉石相公度之安暇兮謂成公其在兹徵環賜於筮占兮指虔州以為期越辛未予南征兮復觧后於南浦何信宿之淹留兮各傷神於談虎朝京師既戾止兮嘆天涯之修阻纔晤言之一二兮胡遽聞夫訃音衆皆惜夫干城

兮刻余情之尤深維公祖之為勳兮夙稱秩於元祀失不遠而亟復兮公方圖報於嘉賜嗟此志之不可酬兮邈乾坤之無窮天有意其謂何兮予欲叩而無從臨繐帷以一弔兮寄長慟於悲風嗚呼哀哉尚饗

容春堂前集卷二十